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五回 探花郎卜姻諧鳳侶 詞林客合巹結鸞儷

話說賈政車子到大門前，下了車，吩咐門上林之孝：「問明喊冤婦人是何情節，稟我再辦。」說著，就進門。走到書房，坐了候信。林之孝即叫皂役將那婦人帶來問話。那婦人道：「小熬人娘家姓甘，嫁的丈夫家姓謝，是替聞翰林家趕車的。小熬人為丈夫謝四要錢不顧家，勸了勸，他便將小熬人打了一頓。小熬人跑回娘家，他又趕到這裡又打。小熬人要出城外跳河，見大人車過，才叫冤的。」林之孝道：「你娘家就住在這裡嗎？」那婦人道：「離此向西，不過半箭之地，黃油漆門的便是。」

林之孝將此情由進去回了，便請示下。賈政聽說是聞翰林趕車的人，便不肯叫衙門去辦，遂吩咐道：「你可將這婦人帶到府旁有家小的，不拘誰家，可用好言安慰，並叫他娘家人來，一同用車送到謝四那裡，替他排解。用我名帖回明聞翰林，可將謝四戒飭，別叫逼出事來，也與主家不便。」

林之孝答應出來，將這婦人領到鄭華房裡去坐。宅裡出來許多能言老媽媽，同著這婦人娘母張氏，一頓話氣皆平了。從新梳了頭，林之孝便又端出四盤菜的老米飯來吃了。這婦人便就破涕為笑，用車子送去。回了聞翰林，即將謝四管戒了一頓，遂彼此相安了。聞翰林仍用名帖相謝。

過了兩三天，那日賈政到北城有事，去的很早，聞翰林飯後親自來謝。包勇回說：「小的老爺今日一早出門，不在家。替老爺稟明就是。」聞翰林道：「我今有話，要向你家老爺面談。既不在家，我借尊處書房坐一坐，或同相公先生們說回話，候你家老爺何如？」說著，即下車進府門來。包勇連忙請到書房。賈璉亦有事出門，因稟知王夫人，請了賈蘭到書房來陪。

賈蘭見了聞翰林，行禮後即以子姪禮，在右首下邊，椅子拉偏些坐了。連輝端上茶來，聞翰林吃罷，遂說道：「世兄青年，可曾發過？」賈蘭朗朗的答道：「蘭今年二十歲了，上科鄉試僥倖。」聞翰林細看賈蘭，丰儀秀潤，氣宇高軒，而且吐辭清朗，意態謙和，已列賢書。不覺心中大喜，便又問道：「世兄房師是哪一位？」賈蘭道：「蘭的房師是現出江右學差的梅老師。」聞翰林聽了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那貴老師就是學生的表兄呢！」賈蘭聞了這話，便站起來要重行師生之禮。那聞翰林歡喜的了不得，因用手拉住道：「這也可以不必了！」遂又坐下，講些文章做法。又談些經書史鑿的疑義，賈蘭無不條對如響。聞翰林此時即不候著賈政，亦不肯起身去了。

連輝又斟上茶來，聞翰林才要去接，只聽得外邊家人說道：「老爺回來了！」賈蘭即忙站起來，將才要問，只見七十四掀起簾子，賈政走進房來，向聞翰林丁一躬，道：「失陪有罪！恕不我責。」聞翰林忙也走下「作了一揖，說道：「小弟造次，尚望諒我。並謝前日婦人那件事。」賈政道：「這事應該如此安頓，再激則怕生出別的事來。」

賈蘭替賈政請了安，就在聞翰林前告辭出去了。聞翰林坐下，遂贊賈蘭「學問淹貫，詩文暢逸，明年恩科必膺魁選。」賈政道：「末學小子，惟望老前輩據實指教，庶可造就。老先生與弟相好，當不以浮詞為弟寬慰。」聞翰林道：「小弟確不是浮詞，倒是實話。老哥大人如不信，到春闈便知弟言不謬。」又喝了一鍾茶，因說道：「小弟此來，一則親身致謝關愛，再則敝門生曹鳳舉，因慕門牆，願托絲蘿。聞令府老大人令愛有一位乳諱鳳者，情性嫺淑，儀容端雅，敬托小弟代執斧柯。想老大人亦素知曹門生家世才品，小弟看來事體很好，用薦一言，未知老大人肯俯就否？」賈政道：「曹兄尚未成婚嗎？」聞翰林道：「小時定下鄉司馬少參的令愛，未過門，今夏已謝世了。曹門生今年二十二歲，隻身獨處，房中亦並無人。」賈政說：「既承老先生錯愛，事無不合。但此女尚有親母，容弟相商。三日內即行覆命。」聞翰林遂打一躬，說：「弟替敝門生謝了。再候尊示。」又坐了一會，才起身別去。

賈政送了聞翰林，將此事說與王夫人聽，便即說道：「曹生人品甚好，學問亦優。現居編修之職，喜鳳配之，可謂佳偶。但不知鳳兒的母親意見，我所以未敢許定。你可請來一商，我好覆彼之信。」王夫人答應道：「是！」即時請來一說，喜鳳的母親說道：「此女已給老爺、太太了，凡事只聽作主。我女流何知？老爺以為好，即許了他便罷。我這裡先謝老爺、太太費心。」王夫人將此言回覆賈政。

遲了兩天，賈政親到聞翰林家，許了這頭親事。聞翰林給了營編修信，擇吉日行聘。即選定明年三月十六吉日娶親。

那時已到臘月初邊，賈政一日在家閒坐，與門客程日興對著大棋。林之孝拿帖子回說：「舊同寅有位李老爺來拜。」賈政接帖一看，上寫著：「寅愚弟李天泊頓首拜。」賈政看了，吩咐叫請。

七十四連忙收起棋子，程日興即躲到東邊幕友閔老爺那邊去了。——原來賈政因派巡城，恐有自理事件及應咨應奏等事，用聘金百二十兩、薪水一百六十金，請了閔鵬騫這位幕友，來管此事。程日興到了這邊，值閔先生有二位朋友來拜，正說閒話，見了程日興，說道：「程先生來得正好！我們要打馬弔，」正不夠手。程先生何不同來頑頑？」程日興說道：「很好。」四人坐下，遂打馬弔不題。再說李郎中走進門來，賈政連忙迎將上去。見了拉手問好，即同走進書房，七十四端上茶來，李郎中說：「這兩日我不喝茶。」賈政遂叫拿下去。李郎中提起「近日工程難辦，木石各行工料無不甚貴。照例估去，往往不敷。如何辦法才好？」賈政說：「老寅兄自有成算，據小弟看來，……」因笑著說道：「只黑檔子少開便已夠了。」李郎中忍不住也自笑了。便問：「老寅兄巡視北城，日日賢勞，可有什麼奏辦事體？」賈政道：「近日地方托庇寧靜，並無應奏的事。或小弟耳目不週，有事竟不知道，亦未可定。忝在相好，老寅台倘有所聞，不妨賜教，以補小弟之不及。這更好了。」李郎中道：「小弟偶爾談及，實在並無所聞。老寅台不必著意。」

七十四即沏了黃菊木樨端上來。李郎中喝了一口，贊道：「很好！」遂即吃了一鍾。七十四接了茶鍾去。李郎中道：「昨日敝同年聞兄曾到府上麼？」賈政說：「正是。還替舍下成全一件好事。」李郎中道：「不是曹紫庭的親事麼？」賈政說：「恰就是這件。老寅台何以曉得？」李郎中道：「小弟聽見敝同年告訴的。但今日小弟此來，亦為府上一件喜事，特來攢合。」

賈政不候李天沈說完，連忙問道：「是什麼事？」李郎中說：「老寅台怎還似當年脾氣，這樣性急。讓小弟細細稟知。敝同年聞兄，因前在府上會見蘭令孫，回去對著小弟贊了又贊。說道：「將來所造，必定出人頭地。」小弟知他有一位令愛，係聞同年的老生女兒，最所鍾愛。他這女兒，生得端淑典雅，無愧窈窕。不惟女紅出色，自幼隨他父親讀書，賦性聰明，詩詞歌賦，無所不通，竟成了一女學士了。小弟因說府上如此世家，又有這樣出眾子弟，我替為媒，使兩家結成朱陳之好，不知可使得嗎？聞同年雖未口許，然窺其意卻很願，小弟所以斗膽來提此事，未知老寅台何以教我？」賈政聽了，先作一揖相謝，而後說道：「這事甚好。但不知蘭兒可能酬聞老先生賞鑒與否？況弟係男家，理合先求。稍遲擇一吉日，弟造府奉懇祈執斧柯，便妥貼了。」李郎中道：「很好。弟再候命就是。」又吃了一杯菊花水，方才起身去了。

賈政進來，向王夫人說了，便叫請李紈、寶釵，回來商議此事。二人尚未進來，只見奶母王嬭嬭抱著芝哥兒，周瑞家的跟著，一同走人。王夫人見了，心中便喜，接過抱著。向賈政說道：「多咱替我芝哥兒說個媳婦兒，叫芝哥兒也歡喜一歡喜。」那芝哥兒將週歲，十分伶俐，望著王夫人，口裡笑著。一會噯呀噯呀的，倒像懂得這話似的。王夫人喜歡的不知怎麼樣才好，連賈政亦甚詫異。

正頑著，李紈、寶釵走進房來，王夫人便將李郎中提親的話述給他聽。李紈便說道：「此事甚好。但聞家這位小姐，我們素所未知，似得妥當人打聽，便可無疑了。」賈政說：「我才不肯就允，亦是此意。我們明日這邊備起幾樣細巧吃食東西，裝兩提盒，即差周瑞家的、鄭華家的過去，說「太太差來，送給聞太太吃的。」便可暗暗的相他小姐了。你等以為何如？」寶釵接口說道：「老爺所說很好。但我們人去便露點形跡了，倘事不成，過後老兄弟們便難見面。據媳婦的意思，探姑娘嘗對媳婦說：「聞翰林家

與周府亦係親戚，」何不接了探姑娘來家一問，便可不用打聽了。」

王夫人聽說，遂道：「寶姑娘此話甚覺妥當。即照此辦便好。」賈政亦以為然。即吩咐備車，派周瑞家的去接探姑娘。不多時，接回府來。探春下了車，先見了賈政，請過安，同賈政走進上房來。王夫人門外接著，李紈、寶釵、平兒亦皆迎見，一一請安問好畢，隨在炕上坐了。說了一回周侯回來以後的話。又說周廷掄因在內廷侍衛上行走，不能輕易告假，俟下班時再來請安。賈政隨即問些姑爺該班的事體。

喝過茶，探春才要下炕到寶釵房裡瞧瞧芝哥，王夫人接口說道：「今日接了姑娘回來，有件事兒要問。姑娘說了，再瞧人罷。」便將李郎中提親一節，並要打聽聞小姐的事說了一遍，探春說：「這聞小姐不用打聽，是極好的。人材兒好，性情兒好，女紅詩學兒皆好。這聞家與女孩兒婆家本係老表親，前幾天聞夫人生日，女孩兒過去拜壽，與這位小姐直盤桓了一天。這事就定了罷，不用商量。」李紈聽了甚喜。

過了數日，賈政果求李郎中作伐，將聞小姐說成了，即通東下了定。賈政王夫人一家兒皆喜。

不意幕友閔先生又替喜鸞提起一門親事來。閔鵬騫向在國子監中肄業，董秀先的叔子作過修道堂助教，兩下本是世交。後來秀先點了詞林，走的分外親厚。閔先生因連科不售，遂暫就此席，亦是借水行舟，仍為自己求名之地。閔先生既在幕中，久知府中喜鸞、喜鳳二位小姐才貌不凡。鳳姑已許曹探花，無意中偶在董詞林前提及喜鸞才貌不亞喜鳳。董秀先年才十九，素日自負太高，濫於求風。雖提過數處，皆不如意。今日忽聞閔先生之言，又因曹紫庭定了賈府親事，不覺心動。遂再四洩托閔先生來求此親。

那日賈政書房正坐，閔師爺走來，談了一會現辦事件。後來灣灣轉轉，將董詞林求親一節，備細說了。後復勸數語道：「董詞林才品久在藻鑿，其家世亦老先生所深悉。晚生看這事十分中無一分可摘，叨蒙教下，願為冰老，成此好事。」賈政聽了，心裡想道：「怎樣這月內皆是來議婚的？難道皆是紅鸞照命嗎？」因應聲答道：「這事很好。但鸞兒是弟繼女，須向彼親母一酌，即為覆命。」閔師爺說道：「老先生台命是極。晚生候示是了。」賈政進內，與王夫人說了，遂與喜鸞母親商量，亦甚情願。賈政即對閔師爺許了這頭親事。閔鵬騫通知了董詞林，遂即擇吉下定，再擇娶期，不題。

榮府一連三件議婚喜事，眾人忙忙的。倏忽間已到年底；賈璉外邊支持，寶釵等內裡籌畫，從從容容過了年。拜簡請席，俱照舊例。

不覺已到上元十五，既賞燈節，又是芝哥兒抓周喜日。榮府內外懸彩掛燈，著實熱鬧。到了十五，早飯以後，王夫人堂屋裡鋪了大紅氈條，擺上各樣抓周物件：賈政因為要試芝哥兒情性可像寶玉，好斷後來造就，較往常所備之物，即如脂粉、香澤以及各樣頑耍。便多備了好些東西。幾乎擺滿氈上。

當下賈政坐在一邊，薛姨媽、邢太太同王夫人生在一邊，璉、環、蘭哥兒侍在門側，史湘雲、李紈、李紋、李綺、探春、喜鸞、喜鳳、平兒皆在上首站著，邢岫煙因臨月未過來，香菱因薛蟠有些感冒，也辭了。只見寶釵從外邊抱著芝哥，奶母王嬭嬭、鶯兒、雪雁後面跟著，一同走進堂屋來。

眾人看見芝哥穿著紅錦棉襖兒，配著天青寧綢褂子，胸前掛著通靈寶玉，裡面穿的是紅綢綿褲，綾緞緞鞋，頭上戴頂小臥兒兔。越發顯得面貌齊整，渾如粉裝玉琢。王夫人心裡愛的受不得，即立起身；叫王嬭嬭接過芝哥兒來。王夫人親自把他放在中間小辦坐褥上。王嬭嬭旁邊扶著。各房看的丫頭、老婆：子，皆遠遠站定，不許卜前。

芝哥兒坐了一會，忽回過頭來，小眼兒看著王夫人笑。王夫人亦笑著說道：「我兒，你要什麼，只管拿罷，沒人說你。」芝哥兒似懂得的，即將小手把本書拿在手裡，看了回，放下。把遠遠的一顆金印拿來，也看一看，就放在這本書上。便站起來，轉把身上的那塊通靈玉兒舉在手內，就趕著叫王夫人抱了。眾人旁邊齊聲喝采。

當下賈政亦樂得站起來，只是笑。王夫人抱著芝哥兒，疼的臉兒靠著臉兒，口裡說道：「我那光耀門庭的兒呀！可不招人疼麼。」薛姨媽亦連聲誇獎廣探春向王夫人說道：「孩兒當日怎麼說的來？必應孩兒話的。」眾人各自散了。

賈政隨到外邊，同閔師爺、程相公一班朋友擺席，飲酒，慶賞元宵。

寶釵叫鶯兒、玉釧將紅氈捲起，各樣物事皆收拾過了。王夫人厚賞了王嬭嬭，薛姨媽亦有賞賜。遂把芝哥兒遞給奶母，抱回房去。即吩咐備酒，在王夫人房裡擺了一桌。薛姨媽、邢夫人、王夫人叫了巧姐兒，挨著坐下，又叫李紈在旁坐了，斟酒擺菜。堂屋兩張桌子條著擺了兩席，各位姑娘同寶釵、平兒坐定，玉釧、彩雲在房內伺候，鶯兒、雪雁、素雲及跟探春的小螺，皆忙伏著堂屋裡送酒擺菜。因吃節酒，王夫人說給李紈，不用行禮告坐。大家遂即任意飲樂，便說起芝哥兒適才事來。直吃到月光滿院，燈影在席，大家臉上皆帶幾分春色。正是酒落歡腸，鍾上已交子正，才用畢飯。漱過口，同吃了茶，薛姨媽起席，同邢夫人皆起身回去。眾姊妹又到寶釵房裡，現沏了一壺好茶，喝完才各自歸寢。

燈節已過，接著開印。賈政衙門有事，一連數日，多不在家。董詞林處差家人送了吉書，托閔師爺送到賈府，賈璉當面接了，交給王夫人，好與賈政看。吉書上寫定了二月初八日卯時過門。曹探花處，從舊歲就定了三月十六日。鸞、鳳二位姑娘，一齊出門。榮府置備一切裝奩，諸親友皆送禮來陪嫁添箱。

說著到了二月。這年正值恩科會試，初六日，各位大員、翰詹科道及考過差的部屬中書等官，齊集午門聽旨。誰想聞翰林、曹編修皆點了內簾同考，幸而董秀先因教習期尚不滿，未經散館，不曾點著。初八日，大吹大擂，用簇新一頂花轎，路上放著百子花炮，自家騎著紅纓白馬，親到榮府行親迎禮，來娶喜鸞。賈政亦穿著吉服接人，在書房盛席管待貴客。酒三巡，菜八味。只聞一派細樂吹到書房門外，董詞林起身走到上房，拜賈政、王夫人，執子婿之禮。賈政、王夫人受了二禮，轉身到新人門前站定。跟來家人送上小鏡子一面，董詞林揣在懷裡，喜鸞頂著彩狀，兩個婆子在旁扶著出了門來。董詞林即領親先往外走，十二對宮燈照著前頭，一派笙樂，忽聽大炮三聲，新人起轎。董詞林仍騎馬，即在轎前，迎娶回去。至於到家，拜堂合巹，守親坐帳諸事，無不週備。董詞林亦有多少至親好友及各同年，這日想亦不肯輕放，董詞林吃得沉醉，才放他歸房去了。

再說曹編修點派考官，心中甚喜。但因十六日吉期，喜在三月尚可出闈不誤。倒是聞翰林又入內簾，賈蘭係親女婿，不敢隱諱，只得開明瞭迴避。賈蘭心雖著急，卻亦無可如何。

時光迅速，到了三月初九，春闈揭曉。這科因內閣中書人不敷用，奉旨著薦卷中挑其字畫端楷、文藝通順者，取中內閣中書四十名，令在閣中學習行走，遇缺即補。甄寶玉卻中了第四名中書。報到甄府，甄嘉言亦甚歡喜。賈政著人道喜送賀，此等尋常酬應，亦不備言。

卻說曹編修出了禮闈，歇得一兩日，見過門生，即吩咐家人，將可托辦事的至親密友清來，商議娶親這事。賈府於十二月即差能事成房家人壓過嫁妝來，箱櫥、桌椅、被褥、衣服及首飾、銅錫盆、簾、木磁等器約有數十抬。家人皆披紅著彩，到了新人房裡擺設齊整。曹宅亦皆厚賞從豐，禮待回去。十五日，曹宅送過禮催裝，甚是體面。

到了十六日，排了祖上歷任，並探花郎、編修執事各牌扇，鼓樂喧天，迎娶前來。賈府隨將榮寧二國府及賈政現在官衙執事，亦備鼓樂，著賈珍、賈璉穿了自己品職的公服，坐車送親。一路吹吹打打，笙簫盈耳，爆竹連聲。不多時，曹探花簪著雙花，穿了吉服，領著喜鳳花轎，到了自己門前。下了馬，將花轎抬到三門裡邊。新人下轎，嬭嬭們兩邊攬著，紗燈排列，細樂悠揚。曹編修領親，到金屋內拜過天地。用紅綠汗巾兩條，叫喜鳳拿著一頭，曹編修領著一頭，走進洞房。挑了蓋頭，飲了交杯，上炕去便坐。富貴嬭嬭們將百子圖繡花帳幔放下，就帶上門，皆出去了，屋內惟剩二位新人。曹編修細細將喜鳳一看，覺得滿面容光，宜真宜喜，心中大快。以為所配得人，終身這夫婦一倫可無憾了。

再說賈珍、賈璉，送親到門，投帖拜賀。曹編修早已請董詞林及最好的王榜眼陪侍新親，接進到了大廳，彼此交揖，讓坐喝茶，敘了幾句閒話，擺上酒來。筵席豐盛，肴饌精美。跟珍、璉的人上來獻過賞，董、王二位代為謝了。飯後又喝杯茶，才同進喜

鳳洞房來，先替曹姑爺道了喜，謝了擾，曹紫庭亦道乏回謝。在洞房中坐了坐，又說了幾句門面話，珍大爺、璉二爺即同起身，曹編修送出院門外，董、王即接著陪去，仍讓喝茶。珍、璉二位說是「擾多了」。再謝，遂出大廳，作了一揖，上車回府去了。董詞林、王榜眼仍進大廳來，便邀了許多同年及曹宅親友，將曹紫庭請出來，大伙兒公進喜酒，吃到二更天氣，方才各散。